

罗 素 文 集

最新译本 • 全译全图

西方的智慧 _上

Wisdom of the West

[英] 伯特兰·罗素 / 著
Bertrand Russell

世纪智者打开的充满思想芬芳
和睿智闪光的宝库



文化艺术出版社

西方的智慧

Wisdom of the West

[英] 伯特兰·罗素 / 著
Bertrand Russell

上

文化艺术出版社

序

亚历山大诗人卡利马科斯曾经说过，“大书乃大不幸也！”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因此，我斗胆将此书奉献给读者，只是因为如果有不幸存在的话，本书也只是一个小不幸。由于本人先前曾经写过一本同类题材的书，故在此要作一特别的说明：《西方的智慧》完全是一部新作。诚然，要是没有我的《西方哲学史》先行一步的话，本书可能永远也不会问世。

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对从泰勒士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史作一总览，并且附上一些本书得以展开的相关历史背境的提示。为了帮助这种说明，书中收集了一部分人物、地点、文献的图片，这些图片大都尽可能地选自它们所属时代的各种资料。首先，只要稍有可能，我以几何隐喻的方式，把通常用文字表述的哲学观点在图表中传递出来。鉴于这项工作由我独自完成，没有求助于人，因而结果不可能十分的成功。但是，这种说明方法看起来还是值得探究的。图表说明法（只要做得到）更具优势，那就是它不受任何特定语种的束缚。

至于又出现一部哲学史，我想有两件事应当说明

一下，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像偏袒的辩解。首先，能够同时做到既简洁又合理地包罗万象的著作很少。事实上，很多内容较广的哲学史都对每一话题花了较多的篇幅。本书显然不是为了和这些作品一争高下。那些对哲学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人毫无疑问会在适当的时候研习它们，甚至可能查阅原著。其次，当前越来越细微和强烈的专门化趋势，使人们忘却了他们对其前辈欠下的知识债。本书的研究就是为了反对这种遗忘。严格地说，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希腊哲学。一旦我们与昔日伟大思想家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割断，纵使我们沉醉于哲学的冥思苦想中，也是无济于事的。曾经一度有人认为（或许是错误的），哲学家对一切事物都应当有所了解。哲学要求的是相关领域的全部知识。相反的，那种认为哲学家可以对任何东西一无所知的看法，即使是盛行的看法，显然也是相当错误的。有些人认为哲学“真正”起源于1921年，或无论如何也早不了多久，然而这些人却没有看到现在的哲学问题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无中生有。因此，给予希腊哲学相对慷慨的对待，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对哲学史的描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就是完全依靠叙述，展示某人说过什么，某人又如何受其影响。其二就是在叙述中加上议论，以便揭示哲学讨论如何得以展开。本书采纳的就是第二种方式。或许还应该补充一点，这样做不应当使读者误解：仅

仅因为发现某位思想家的观点不够完善，就对他不理不睬了。康德曾经说过，他不怕被人驳斥，倒是很怕被人误解。在将哲学书籍束之高阁之前，我们应当尽力去搞懂哲学家在试图说些什么。有一点必须承认，虽然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见识有时候不一定成正比，但这只是一个判断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结论。

本书的主题在范围和处理方法上都不同于我先前的书。这本新书得以问世，多亏了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不仅在我撰写正文时提供了帮助，而且为我挑选了大量插图，并设计了绝大多数的图表。本书旨在对哲学家们讨论的某些基本问题作一个考察概述。如果细读全文后，读者能够更加饶有兴趣地从事哲学问题的探究，那么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伯特兰·罗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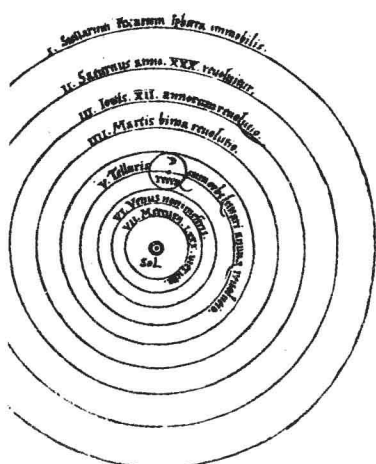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I)
开篇	(1)
苏格拉底之前	(6)
雅典.....	(90)
希腊化时代	(214)
早期基督教	(256)
经院哲学	(296)
近代哲学的兴起	(363)
不列颠经验主义	(457)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501)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567)
当代	(619)
结束语	(677)
译名对照表	(687)
译者后记	(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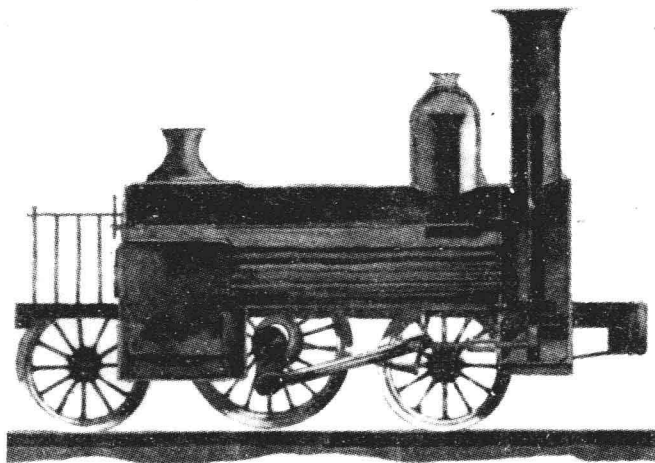
开 篇

哲学家们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首先通过揭示他们没有做什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有许多事物都已被人们相当透彻地了解。譬如蒸汽机的运行方式，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的领域。我们还相当熟悉人体构造及其功能，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对象。或者拿星辰的运行来说，我们也知道不少，这得归于天文学的范畴。所有诸如此类定义明确的知识都属于这门或那门具体的科学。

但是，所有这些知识又都被未知的领域所包围着。一旦你跨越边界，踏进这个领域，你也就从科学进入了沉思的



科学探讨已知的事实，
而哲学则从事思辩





境界。这种沉思活动就是一种探索，其中就包含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正如我们以后将见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各种领域无不开始于哲学探索。一旦某门科学有了牢固的根基，除了一些边缘问题和方法问题外，它会在发展中或多或少地变得独立。但是从某个方面看，探求的过程并不会像这样进行下去，它只是不断向前，从而发现新的研究内容。

同时，我们必须将哲学和其他沉思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会试图解除我们的烦忧，也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所指出的，哲学就是一种出于自身原因而进行的观光冒险。因

此，原则上不存在什么教条、礼仪或神圣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当然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固执和死搬教条。对于未知的东西，实际上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接受人们基于书本、神话或其他神灵启示所作的声明；另一种就是自己走出去，“眼见为实”，而后一种方法正是哲学和科学的方法。

最后，我们可能还注意到哲学的一个特性。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数学，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典上的定义，出于辩论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数学就是数的科学。这样的回答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能够被提问者相当容易地理解，尽管他可能对数学一无所知。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知识学科存在的领域，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出定义；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定义哲学。任何一个定义都会引起争议，因为它只是体现了某一种哲学态度。探求哲学究竟为何物的唯一途径就是从事哲学研究。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揭示以往的人们是如何研究哲学的。

人们时常会对自己提出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从科学那儿找不到答案，而且那些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也不情愿轻易相信预言家提供的所谓现成答案。哲学的任务正是去探求这些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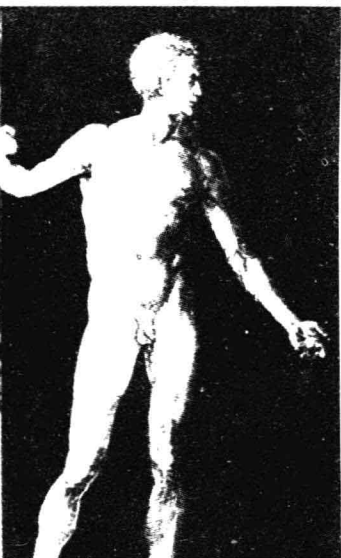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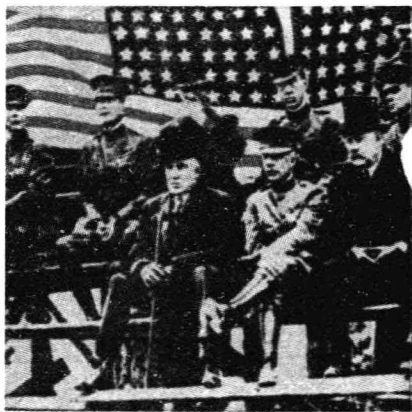
题，有时还要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些这样的问题，譬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确实有的话。世界是否有一个目的？历史究竟将走向何处？或者这些问题是否毫无意义？

其次，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自然是否真的为规律所支配？或者是否因为我们愿意看到万物有一定的秩序，从而认定应该如此？另外，还有一个普遍的疑问，那就是世界是否被分割成不同的两部分，精神和物质？如果是，那它们又是如何彼此关联的？

人是无助的侏儒还是一
堆尘土或是哈姆雷特眼
中的他？

关于人类，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是否像天文学家所见，人只是在一个微小得无足轻重的星球上无助爬行的几许



尘埃？或者像化学家认为的那样，人就是通过奇妙方式组合起来的一堆化合物？或者象哈姆雷特所认为的那样，人都是在理性上高贵，能力上无限的？或许人同时具备所有这样的特点？

同时，这里面还存在着关于善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可以说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善的，而另一种却是恶的，或者无论哪种方式都无关紧要？如果确实有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它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从中学有所得？是否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或者这种智慧只不过是空洞无物的疯狂而已？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令人迷惑不解。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又不愿意苟同那些灵丹妙药兜售者的见解。对于这样的问题，哲学史提供了尽可能满意的答案。为了研究这个困难的课题，我们需要了解其他人在别的时代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这样，我们能够逐渐对其加深理解，因为他们把处理哲学的方式当作了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将最终引导我们学会如何去生活，尽管我们从中知道的可能并不多。





苏格拉底之前

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如此。最先表现出这种好奇心的人是希腊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希腊人的发明。希腊文明的出现，导致了思想活动的迸发，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件之一。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巅峰时期。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卓越成就，这些杰作汇聚成源源不断

的激流，从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标准。

哲学和科学开始于公元前六世纪初期米利都的泰勒士。在此之前，到底是什么事件导致了希腊人天赋爆发式的显示呢？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找到其中的答案。自本世纪以来，考古学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借助于它的帮助，我们或许可以从各种片断中窥见希腊世界的发展脉络。

在世界的所有文明中，希腊文明算是后来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比希腊文明早了好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沿大河两岸发展起来，其统治者或是神圣的君王，或是军事贵族，或是掌握多神教体系阐释权的祭司强权阶级，人口的主体是那些耕田种地的农奴。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知识，但他们谁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是否因为缺乏先天智慧或社会条件在这里并无多大的意义，虽然它们都起了某种程度上的作用。重要的是，宗教在智力探险方面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埃及，宗教更多地关注人死后的生活。金字塔就是丧葬的纪念物，其中用到了某些天文知识，以保证对尼罗河



米利都的泰勒士

洪水的有效预测。作为管理者的祭司创造了象形文字，但是没有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多少可资利用的遗产。

在美索不达米亚，强大的闪米特帝国赶走并取代了先前的苏美尔人，并从中采纳了他们的楔形文字。在宗教方面，其主要兴趣在于今生的幸福。日月星辰的运行纪录也好，与巫术和占卜相关的活动也好，都受到这一兴趣的约束指导。

我们可以发现，随后又出现了贸易社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克里特的居民，他们的文明直到最近才重现于世。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海岸地带，并且迅速在整个爱琴海诸岛占据了主导地位。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新移民潮导致了克里特文化的非凡兴旺。在克诺索和费斯土斯，克里特人兴建了宏伟的宫殿，他们的船队往返于地中海各地。

自公元前 1700 年始，频繁的地震和火山喷发迫使克里特人开始向临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移民。克里特的手工艺人改变了大陆人民的文化。在希腊，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最有名的遗址是阿哥里德的迈西尼城，也就是传说中阿加门农的故乡。《荷马史诗》正是记载了迈西尼时代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 1400 年，



迈西尼城的勇士门

克里特人遭到一场剧烈地震的打击，其霸权和优越性也就突然宣告结束了。

在此之前，希腊大陆已连续两次受到入侵，第一次是来自北部的伊奥尼亚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这些人似乎和当地的人民逐渐融为一体。三百年后，亚该亚人接着入侵，这一次却成了统治者。一般说来，在迈西尼时代和荷马时代，希腊人的主人就属于这一统治阶级。

克里特——亚该亚人在整个地中海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即使是公元前 1400 年的地震大灾难也没有中断克里特人的这种联系。在公元前 1200 年前后威胁埃及的“海洋民族”当中，就有克里特人，埃及人称之为“培力斯人”，他们是最早的菲力斯坦人，其定居的“巴勒斯坦”，也就因此得名。

大约在公元前 1100 年，更进一步的人侵也造成自然灾害也无法实现的结果。受多立亚人入侵的影响，整个希腊和爱琴海都被这个尚未开化，却又生机勃勃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 12 世纪初期的特洛伊战争中就元气大伤，根本无法抵抗这种猛攻。海上霸权也落入了腓尼基人的手中，希腊从此进入了默默无闻的时期。大约就是



公元前8世纪的泰拉石，
上刻迄今最古老的希腊
文字。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学会了闪语字母，然后增加了一些元音，使其变得完整起来。

希腊本土的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国土被贫瘠的山脉分割开来，山谷之间的陆上交通非常困难。不同的社区只在肥沃的平原上才发展起来，当土地再也无法养活更多人口的时候，一些人便开始飘洋过海，寻找新的殖民地。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到前六世纪中叶，希腊人的城市星星点点散布在西西里海岸、意大利南部以及黑海。随着殖民地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希腊人又重新恢复了和东方的联系。

在政治上，多立亚以后的希腊经历了一系列有规则的变迁，这些变迁首先从王权开始。权力逐渐为贵族所把持，随后是非世袭的君主或僭主时代。最后，政治权力落入了公民手中，公民的字面意思就是“民主”。僭主政治和民主就这样交替实施。只要全体公民能够被召集到集市上，那么纯粹的民主就可以发挥作用。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纯粹的民主仅仅在瑞士的一些小州中才得以幸存。

希腊世界最早和最伟大的文学丰碑当属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这个人，我

们所知道的没有一样算得上确切，有人甚至认为在其之后有一长串的诗人都冠以此名。不管如何，荷马的两篇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似乎在公元前 800 年左右就已经写成问世了。史诗围绕展开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1200 年后不久。因此，我们能够从后多立亚人那里找到他们对前多立亚人事件的描述；也正因为如此，其描述当中必然有很多不太连贯一致的地方。从目前的版本来看，史诗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西的退位。早期的残酷暴行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所淡化，尽管还残留着一些痕迹。史诗确实反映了当时思想开放的统治阶级的一些理性态度。正如我们所知，在迈西尼时代，尸体要被埋葬，而此时的尸体却是被火化。在奥林匹亚的万神庙里，诸神们熙熙攘攘、刻苦修行。由于宗教形同虚设，繁文缛节的社会习俗，如对陌生人的友好，就变得强而有力起来。一些更原始的因素，例如处死囚犯以作仪式上的献祭，虽然偶尔也有出现，但已相当少见。总的来看，气氛是克制的。

从某个方面来说，这象征着希腊人灵魂的张力。一方面存在着秩序和理性，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无序和本能冲